

聖方濟沙雷——天主之愛的聖師

斐林豐¹

聖方濟沙雷誕生於十六世紀中葉的法國貴族家庭。此時歐洲無論教內（新教改革及特利騰大公會議閉幕不久）或教外（爆發三十年戰爭、大屠殺與街頭事件、法國國王亨利三世遇刺等事件），都正是最動盪不安的時代。在此陰影中，方濟沙雷以其對天主永恆而熾熱的愛，成為「天主子生活在人世間最佳的代表」；並於1665年封聖、1877年宣為「教會聖師」。本文首先向讀者介紹聖方濟沙雷的生平，特別注意他在靈修生活上的成長，以此說明他「愛的教導」；然後從他的主要著述《成聖捷徑》及《愛主真諦》介紹其「愛的教導」；最後在結語中，簡述他對日後教會的影響。

前言

「啊，永生的愛情，我的靈魂追求祢，我永遠選擇祢。天主聖神，請你以聖愛之火燃燒我的冰心，或愛或死，或死或愛！啊，耶穌，一切為祢而死，一切為祢而活。祢是

¹ 本文作者：斐林豐，義大利籍慈幼會士，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聖神修院，教授聖經學。本文原作為英文，由譚璧輝老師譯為中文，特此致謝。

永生永王的天主。阿門！」²」

這是教宗保祿六世所稱的「教會及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之一」³的聖方濟沙雷 (St. Francis de Sales, 1567~1622)，為自己的著作《愛主真諦》 (*Theotimus*) 所做的結論。誠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86 年 10 月 7 日在 Annecy 教堂講道時所說的，從該書最後一章〈加爾瓦略山是真愛的學校〉這標題及最後這段話裡，我們對「愛之聖師」的靈修教導，只是皮毛的瞭解罷了。2002 年，若望保祿二世在紀念《聖方濟沙雷晉牧主教四百年書函》中，稱他為「天主之愛的聖師」；而教宗保祿六世早在 1967 年宗座牧函 *Sabaudiae gemma* 中，已這樣稱呼他了。

聖方濟沙雷是近代法國靈修傳統的傑出代表⁴，他的主要靈修著作，除了上述《愛主真諦》外，還有 *Philothea* (*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中文譯作《成聖捷徑》⁵。本文的主旨是介紹「愛的聖師」—聖方濟沙雷關於「愛的教導」。我們首先向讀

² St. Francis de Sales, *Theotimus* XII, 13; 中譯：《愛主真諦》，姚景星譯（上海：光啓，2009），453 頁。英譯本： *On the Love of God*, vol. I-II, tr. John K. Ry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3).

³ 紀念聖方濟沙雷四百年誕辰，教宗 1967 年 1 月 29 日三鐘經時對群眾的談話。

⁴ 參閱：Michael Buckley, "Seventeenth-Century French Spirituality: Three Figures," i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vol. 3, *Post-Reformation and Modern*, eds. Louis Dupré & Don Saliers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p. 28-68.

⁵ *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 tr. John K. Ry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s, 1955)：《成聖捷徑》，李紹崑譯（臺北：慈幼，1989）。

者介紹聖方濟的生平，特別注意他在靈修生活上的成長，由其生平說明他「愛的教導」；之後，再從他的主要著述，介紹聖師「愛的教導」。這樣，我們希望能從兩方面，即透過方濟的生平和其著作，討論同一個主題。

一、聖方濟沙雷生平

(一) 方濟：年輕的天主教徒

當聖方濟沙雷在洗禮池旁時，靈修教導便藉著成爲天主之子的恩寵，注入他心中了。藉著天主在他生命中所安排的考驗，他漸漸學習和瞭解這些教導。方濟面對這些考驗，順服天主的恩寵，在靈修基礎上做了重要決定。在因人類錯綜複雜的歷史而造成令人費解的生活中，當他在不斷分辨天主愛的旨意上成長時，我們也將跟隨他的腳步前進。

1567年8月21日，方濟誕生在法國沙瓦省沙雷家族的城堡中。當時，這嬰兒的生命面臨極大的危險，因而在出生後的第二天，即聖母升天慶節的第八天，便在簡單的儀式中受了洗，直到8月28日才在聖莫瑞斯教堂爲他補行隆重的洗禮儀式⁶。聖方濟生於特利騰大公會議閉幕（1563）後四年，Peace of Augsburg（1555）後十二年，死於三十年戰爭爆發（1618）後的第四年。他的一生，都生活在不安、充滿戲劇性、甚至帶有悲劇

⁶ E. J. Lajeunie, *Saint Francis de Sales: The Man, the Thinker, His Influence*, vol I-II, tr. Rory O'Sullivan (Bangalore: S. F. S. Publications, 1986~87), vol I, p.17.

的色彩中。他五歲時（1572）發生了聖巴爾多祿茂日大屠殺；十六歲親眼目睹 1583 年的巴黎街頭事件；廿二歲時法國國王亨利三世遇刺。方濟的前半生，都籠罩在歐洲第八次「宗教戰爭」（1585~1598）的陰影中⁷。

方濟出生時，父親是一位四十四歲的紳士、Francois de Nourvelles 的軍人、沙瓦貴族家庭的一員。他的母親也出生貴族，方濟是他們的頭胎男嬰⁸。從母親的身上，方濟養成每天參加彌撒，並在主日及教會節日辦告解及領聖體⁹。年幼方濟的心靈，充滿無比的教會熱誠。他首次寫下的一句話便是：「天主和我的母親都深愛著我」¹⁰。1610 年，他在母親去世時寫道，他由母親身上學到溫和地去愛仁慈的天主（XIV 261）¹¹；從身為軍人的父親身上，他學到要常常「想到天主，做一個好人」，慷慨地照顧窮人，寧願被鞭打也不說謊¹²。

第一基本抉擇：基督徒人文主義對俗化人文主義

方濟被送到 Annecy 的一所道明會學校念小學，他在這裡

⁷ Cristiano Passoni, *Il Dio del cuore umano. L'intelligenza Spirituale nell'opera di S. Francesco di Sales (1567-1622)* (Milano: Ed. Glossa, 2007), p. 214, note 4.

⁸ Lajeunie, *Saint Francis de Sales*, vol. I, pp. 14, 23.

⁹ 同上，I，19 頁。

¹⁰ 同上，I，23 頁。

¹¹ 同上，I，20 頁。括弧中的羅馬字與阿拉伯數字分別代表 Annecy Opera omnia 的冊數及頁數：Oeuvres de St. François de Sales, vol. I~XXVI (Annecy: J. Nierat, 1892~1932).

¹² 同上，I，20、21、25 頁。

領受堅振聖事及初領聖體，並開始每天誦念玫瑰經。方濟用心學習法文，研讀 Ronsard 的著作《詩的藝術》(*The Art of Poetry*)，並接受特利騰大公會議制訂的教會改革精神。這種精神的代表便是 Peter Canisius 所寫的教理書，它是沙瓦省所有學校的必讀課本，這本書將所有的教理都歸於愛德的記號之下。1578 年 9 月 20 日，十一歲的方濟接受教會的剪髮禮，並結束他在 Annecy 的學業，這決定使母親極為高興，但卻使父親茫然不解¹³。因這決定，他回應天主要他成為司鐸的旨意，而沒有追隨從政的平信徒聖召。

1578~1588 年，方濟在巴黎時，受到父親委託的 Deage 神父所照顧。方濟進入由耶穌會創辦的克裏孟學院就讀，這是一所保護羅馬天主教信仰及主張基督徒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學校。在他研讀古典語言、文學、數學、天文學的同時，也讀法文與神學¹⁴。

方濟一面接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教育，一面設法使這人文主義受到基督宗教的薰陶；因此，在方濟的課程中也包括神學。克裏孟學院有優良的神學傳統，1583~1584 年，方濟選了 Gilbert Genebrard 所開有關《雅歌》的課。方濟在《雅歌》及其詮釋中，找到他全部生命的靈感、他著作的主題，以及他樂觀主義的最佳來源……。簡言之，世界及其救恩的歷史，是一

¹³ 同上，I，25~41 頁。

¹⁴ 同上，I，42~53 頁。

則愛的故事：這觀念使這名年輕的學子深受感動¹⁵。

方濟在巴黎時，對自己的靈修生活做了第一次基本抉擇：面對人文主義強調按純人性能度的輝煌生活，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受到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所賜恩寵的潤澤。他選擇了這種生活，在 1583 年加入聖母兄弟會（Confraternity of Mary），每天參加彌撒，每週領聖體，勤辦告解，每天念玫瑰經、做默想，度著虔誠的聖事生活。不賭博、不跳舞、不看戲¹⁶。他向天主承諾謹守貞潔¹⁷。

第二基本抉擇：寫實派樂觀主義對宿命論悲觀主義

1586~1588 年，他在當時知名的兩位耶穌會士（Francisco Suarez of Avila, Francisco Suarez of Alcalá）門下，研讀亞里斯多德及聖多瑪斯阿奎納的哲學。期間（1586 年 12 月到 1587 年 1 月）有六週，方濟面臨靈修上的危機，感覺自己註定要受到永罰¹⁸。他將自己交付在天主旨意中，這種英勇的舉動，救他脫離了那誘惑。他向天主說道：

「天主，祢掌管一切，無論發生什麼，在祢那裡總有正義與真理，在祢預定和遺棄的永恆秘密中，無論祢對我的命令為何，祢的審判都是深不可測的。主，祢是公正的

¹⁵ 同上，I，49、59~63 頁。Passoni, *Il Dio del cuore umano*, p.221 note

23, p. 218 note 16.

¹⁶ 同上，I，64、67、73 頁。

¹⁷ 同上，I，53~62、126 頁。

¹⁸ 同上，I，68 頁。

審判者及仁慈的父親，至少在我這一生中，我要常常愛祢！假如祢沒有讓我在永生裡愛祢，至少我要在今生今世愛祢！即使我是應受懲罰的……請讓我不要淪為詛咒祢名字的人之中。」(XXII, 19~20)

帶著這種純潔的愛，他走出了危機。此時，他正在道明會 St. Etienne-des-Gres 教堂聖母小堂的聖母像前，念完了聖伯爾納德的〈請紀念〉禱文。這便是聖方濟沙雷樂觀主義的真正來源：是天主對人良善，而非人對天主美善。從此之後，每天誦念玫瑰經和〈請紀念〉禱文，成了他的誓願¹⁹。

其實，方濟有關天主救恩的預定及天使與人被遺棄的觀念，與聖多瑪斯的看法是互相呼應的：它一方面要我們尊重這不可探測的奧秘：一方面推動我們盡可能去瞭解它。所謂的「沙雷樂觀主義」，是深深紮根在慈母教會所宣示的信仰真理之中的，亦即：「假如你不遺棄天主，天主也不會離棄你」²⁰。沒有一個盡心盡力的人會遭到天主恩寵的拒絕。這個對天主救恩意願積極又真實的觀點，奧思定在其神學中已畫出了輪廓，多瑪斯將它具體呈現，而成爲方濟沙雷所有著作的特徵²¹。

第三基本抉擇：溫和的敬禮對粗暴的敬禮

1588年11月中旬到1592年，方濟離開巴黎，經過沙瓦，來到義大利的 Padua。爲遵從父親的意願，方濟研讀法律，以

¹⁹ 同上，I，68~74頁。

²⁰ 同上，I，87頁。

²¹ 同上，I，88頁。

備將來擔任地方行政官員。「方濟在 Padua 很專注地默想那人人熟悉、又具吸引力的世俗世界的美麗與危險」²²。他在巴黎向天主許下守貞的承諾，此時此地更成爲他「永遠持續」的渴望，但受限於對父親的服從²³。他的貞潔，表現在他溫文儒雅的態度上：他的作法是：「與人交談時，態度謹慎而不傲慢、自由而不嚴酷、溫和而不激情、能適應環境而不矛盾，說理不多」²⁴。雖然本性火爆的他，「努力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使自己溫和一點」²⁵。

日後方濟負有使日內瓦的加爾文派及 Chablais 重回天主敎信仰的責任時，經驗使他發現一種更佳的武器，就是發自愛的勸說，而非出師有名的武力：

「我建議既不用鋼鐵，也不用權力，我也不會招募一批無信仰、無熱誠的貪利之徒。讓我們的陣營，成爲天主的陣營！讓勇敢的人領導這陣營。唯有愛德能擊倒日內瓦的城牆，唯有愛能包圍這座城，唯有愛能戰勝一切。」²⁶

然而，溫和並不是妥協，在他的溫和中，其實帶有如鋼鐵般的堅定核心。方濟在 Padua 讀到 Lorenzo Scupoli 的靈修經典之作 *Spiritual Combat*，方濟稱它爲「我親愛的書」，他用了一

²² 同上，I，31 頁。

²³ 同上，I，128 頁。

²⁴ 同上，I，99-100 頁。

²⁵ 同上，I，101 頁。

²⁶ 同上，I，150 頁。

個月時間讀它，自此之後，這本書便終生伴隨他。方濟在這本書中，看到發自純愛的修行，一種探究萬事萬物根源的修行，精確又充滿剛毅²⁷。這種如死亡般強烈的神秘修行，幫助方濟準備面對從 1590 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他在 Padua 所忍受的致命病痛。是否是這種愛的修行，將他帶到死亡的關口呢？他的醫生是這樣認為的²⁸。年輕的方濟，便是這樣面對生命的危險關頭的：「為奉行天主旨意，我已準備悉聽吩咐。與主相偕，生也甜蜜，死也亦然」²⁹。

（二）方濟：年輕的司鐸與傳教士

1592 年 3 月，方濟由 Padua 返回沙瓦，途中前往 Loreto 朝聖，他在「聖家小室」（Santa Casa）確信天主要他獻身於教會的召叫。當他在 Anncey 時，他必須面對父親對他的計畫，即是度婚姻生活，並擔任沙瓦的地方官員³⁰。方濟答應按照父親事先的安排，與美貌的未來新娘 Françoise Suchet 小姐見面。日後他透露：假如他奉獻自己為教會服務，以及他承諾守貞的渴望不是那麼強烈的話，他早就把自己的心交給她。但至終，誠如他對自己的一位摯友所說的：「天主是我永遠的選擇」³¹。

1592 年 10 月 14 日，日內瓦主教座堂的主任職出缺，次年

²⁷ 同上，I，103 及 104~110 頁。

²⁸ 同上，I，112 頁。

²⁹ 同上，I，114 頁。

³⁰ 同上，I，127 頁。

³¹ 同上，I，128~129 頁。

5 月，教宗委派方濟擔任主教座堂主任的委任書到達，雖然那時方濟尚未晉鐸。5 月 12 日他在 Annecy 就職，正式執行各項任務，他要求主教座堂的神職人員在莊嚴的禮儀中誦念日課，這成爲當時周圍地區以及未來世代的典範。

方濟沙雷於同年 12 月 18 日晉鐸，爲了充實宣道的內容，方濟繼續勤於研讀聖經（包括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希臘及拉丁教父著作（金口若望、安博羅削、熱羅尼莫、奧思定、伯爾納德）、教會聖師著作（聖多瑪斯、聖文德），古代和近代猶太與基督徒作者的著作，以及特利騰大公會議文獻。因此，方濟講道的內容極爲豐富。

1594 年，Charles-Emmanuel 公爵與都林教廷大使達成協議，將天主教信仰再度介紹給 Chablais 地區，該地因日內瓦加爾文信徒與沙瓦天主教徒連續的戰爭，而遭到蹂躪，且已深受加爾文信仰的影響。爲了回應主教招募宣道者的呼籲，方濟不顧自己的安危，接受了這具有冒險性的任務。9 月 17 日星期六，他同自己的親戚 Louis de Sales 一起到 Chablais 去。第二天，他第一次向 Thonon 的六或七位當地天主教家庭的家長講道，卻引起佔優勢的加爾文信徒的強烈反對。處於這令人憂慮的困難中，天主以極特殊的恩寵支持這位僕人。在祈禱時，

「他聽見一個聲音對他說：『你希望成爲一個像我這樣的殉道者，你不會成功的；你必須成爲自己殉道行爲的工具』。這是他第一次承認自己的神秘經驗。從此之後，他決定爲了羊群的得救，要在基督內克己修煉，不錯過任

何表達愛的機會。³²」

在 Chablais 傳教期間（1593~1598），方濟藉著個人談話、公開演講及新聞寫作（辯論集），答覆了加爾文派靈修大師 Theodore de Beza 在日內瓦對伯多祿繼位人、教宗的繼承權，和教宗不能錯等問題所提出的批判。日後，在梵諦岡第一屆大公會議期間，與會神長念了一頁方濟沙雷《辯論集》的手稿，說服了那些對教宗不能錯的提案猶豫不決的神長，而將這端道理列入教會的信理³³。

方濟也與加爾文派的菁英討論他們不接受的信條，亦即：聖體聖事中真實臨在的信理³⁴。在 Chablais 傳教的第一個成果，便是 1597 年 9 月首次在 Annemasse 舉行的四十小時朝拜聖體的敬禮，然後於 1598 年 9~10 月又在 Thonon 舉行。

1598 年年底，體弱的主教要方濟代替他到羅馬述職，同時想請他作助理主教，並要他準備參加在羅馬舉行的主教候選人甄選考試。他接受第一個邀請：但經過一段內心掙扎之後，才同意第二個邀請，因為他沒有被甄選為主教的意願，也不認為自己能勝任這職務。他唯一的渴望，是以服從精神服務別人。他說：「我不是為發號施令而生的」³⁵。方濟帶了一份有關請

³² 同上，I，197 頁。

³³ 同上，I，220~221 頁。

³⁴ 同上，I，249~250 頁。

³⁵ 同上，I，341~344 頁。

求重整教區的報告³⁶，這份重整教區神職及修會會士的計畫，使方濟受到主教公署內外的強烈反對，樹立了長期的敵對者³⁷。

在羅馬時，方濟在教宗面前參加主教甄選考試³⁸。在教宗主持的聖母領報節（1599年3月25日）彌撒中，他得到第二次神秘經驗：

「我的靈魂得到內在的喜悅，天主使我深切瞭解聖子降生成人的奧蹟，讓我以無法言傳的方式，懂得聖言如何藉著天主聖父的德能而成爲人，以及聖神在瑪利亞童貞身體內的作工。祂自己願意以人的形像，生活在我們之中。降生成人的天主，也讓我獲得令人欣悅的、有關聖體聖事『本質變化』（transubstantiation）的知識，及有關教會牧者聖職的知識」（XXII, 110）³⁹。

這是一次有關天主聖三、以基督爲中心、關乎教會、聖體聖事等的神秘經驗，這些都塑造了他日後的思想及生活。在這前一天，教宗給予他 Nicopolis 主教的頭銜。在返回沙瓦的途中，經過 Loreto 的「聖家小室」和都林，1599年6月3日抵達 Annecy，受到「如天使般」的歡迎⁴⁰，他在 Chablais 繼續他的福傳工作。

³⁶ 同上，I，250~255 頁。

³⁷ Lajeunie, *Saint Francis de Sales*, II, pp. 11~12, 448~456.

³⁸ Lajeunie, *Saint Francis de Sales*, I, pp. 355~358.

³⁹ 同上，I，358~363 頁。

⁴⁰ 同上，I，364~367 頁。

(三) 方濟：年輕的主教

1602年10月，方濟返回沙瓦，得知他的主教已去世，而且生前已指定方濟為其繼任者，於是他選定12月8日聖母無原罪瞻禮，為其晉牧日⁴¹。在晉牧典禮中，方濟有了第三次神秘經驗。

聖方濟堅定地告訴 Mother de Chantal 說：「在他純樸的心靈裡，他似乎覺得最受崇敬的天主聖三，將主教們外在的所作所為深深烙印在他的靈魂上；他同樣感到，似乎吾主的至聖之母將他放在自己的保護之下，站在他旁的聖伯鐸及聖保祿使徒也保護他」。我想這真的是他所說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應知道在那關鍵性的一刻，他由天上所領受的恩寵：「當我被祝聖為主教時，天主使我屬於祂自己，然後把我給予人民；換言之，天主把我這個原來為自己人，轉變成屬於他人的人」⁴²。從此之後，藉著天主的愛，以及為了愛天主，方濟沙雷不再為自己，而為他人活。

誠如他所希望的，他在12月14日星期六，這奉獻給童貞瑪利亞的日子，正式上任，目的是由天主之母將他介紹給她聖子的羊群。晉牧之後，方濟成為「放逐」在 Annecy 的日內瓦主教，全心投入這古代教區的事務。到1610年，他拜訪過311個堂區、無數個小教堂，以及一些隱修院和修道院⁴³。

⁴¹ 同上，I, 442-443 頁。

⁴² 同上，I, 484-486 頁。

⁴³ 同上，I, 482-484 頁。

的確，在這些拜訪中，他想要見到所有的人，不遺漏任何一個堂區。在有記憶中，他第一次走進鄉村，也到最困難與最危險的地方去⁴⁴。在他的牧靈訪問中，他遵守愛德的規則，優先為他人著想。他每天嚴格持守規律的祈禱及作息，這是維持他使徒工作火熱的源泉。他深信，藉著專注天主，他才能把別人照顧得更好⁴⁵。

看一看他每天、每週，及每年的祈禱和作息，可以使我們對他的靈修有具體的概念：

「四時起床，做一小時默想，念日課。彌撒前，用兩小時讀書，上午九時舉行彌撒，除非有極重要的事情改變他的日程表。他的準備『不長也不短，否則會讓別人等他』。他最大的痛苦便是不能舉行彌撒。『除了他的榜樣外，他勸告司鐸們要每天舉行彌撒。他認為彌撒比默想更好 (XV, 25)。午飯後，他忙於處理別人和自己的事務。下午六時，吃晚餐前，誦念晚禱與夜禱。之後，他閱讀一些靈修書籍，準備第二天早晨的默想。然後，便站著或跪著誦讀日課及讚美經。最後領導其他人一起做晚禱』。當他們都休息後，他便開始寫作，直到深夜。有時，由於工作過多而無法在晚餐前念玫瑰經，他就將念珠纏在腰間，以免忘記。這位純潔、誠實而又不是過於謹慎的主教，卻『每兩天或三天』辦一次告解，有時在教堂內，他當著眾人面前這樣做，其

⁴⁴ 同上，I，486 頁。

⁴⁵ Lajeunie, *Saint Francis de Sales*, II, p. 21.

目的是要樹立榜樣 (XXII, 124)。他不僅在每一個規定的日子守齋，也在『每一個聖母節日的前夕』守齋，以及每週五及週六守齋 (XXII, 124)。一般而言，他每天只吃兩餐，即上午十時和傍晚六時。星期五及星期六，聲稱自己沒有食慾，而不吃晚餐。為重燃自己的心火，他每年做八天『避靜，以淨化自己的靈魂』，如果可能，還會更長。⁴⁶

方濟主教的熱誠，非只限於他的教區，也專注在使日內瓦境內加爾文信徒恢復天主教信仰。

這位至聖的天主僕人，熱切盼望日內瓦的皈依，並願意為此灑熱血。至於英格蘭，Michel Faver 說，對於他們反對教宗，他有深切的感受，假如可能，他願意犧牲性命一千次，使英國重回教會的懷抱。他的愛延伸到全世界。他願意為自己的教區 Nicopolis 流血；假如教宗命令，他也會為印度與日本非基督徒的皈依，交付自己的性命。有一天，他告訴朋友說：「假如我在樞機主教會議上有投票權，我希望他們派遣主教到偏遠的國家去，在那裡為非基督徒的皈依工作，而我將自願前往」⁴⁷。

(四) 方濟：靈修輔導、作家、會祖

1608 年，方濟完成他的第一本著作 *Philothea*，即著名的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中文譯作《成聖捷徑》。他

⁴⁶ 同上，II，19~21 頁。

⁴⁷ 同上，II，202~203 頁，當聖方濟寫這段話時，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正在中國首都北京建立第一個基督徒團體。

告訴我們，當他 1608 年把這本書送到出版商時，第一版有嚴重的錯誤，以致他 1609 年寫了第二本。這是一本極為暢銷的法文書，十年內再版四十多次，被翻譯成所有的歐洲語文，甚至西班牙的巴斯克文。這是一本讓人憤怒、但更令人羨慕的書⁴⁸。

即使在日內瓦，許多家庭都有這本書，它是方濟每天對各種不同的人，以言語和書信所做的靈修輔導的成果。方濟藉著不眠不休的靈修輔導，表達了他堅信不移的「人人都有成聖的召叫」的信念，此觀念日後出現在梵二大公會議《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五章中。方濟在《成聖捷徑》序言中寫道：

「一般指導人靈者，心中多半有個想法，以為受指導的人，理當遠離塵世。我的意見卻不同，我願教導的是在俗大眾，他們可能住在城市，可能住在家裏，也可能住在宮廷中。⁴⁹」

聖方濟認為，引導靈魂修成全之德，是主教主要的職責。全書的目的在於談論基督徒的成全之德，這是每一個基督徒的任務：「將自己轉向最慈祥仁愛的天主，我渴望，我心已定，永遠侍奉愛慕祂，絕不改變。為達到此目標，我全心、全靈、全力將自己奉獻給祂」⁵⁰。

方濟沙雷深信各階層的基督徒都可以成聖，但每人該當按照自己的身分走成聖的道路：

⁴⁸ 同上，II，255~276 頁。

⁴⁹ *Philothea* 序言：《成聖捷徑》，13 頁。

⁵⁰ *Philothea* I, 20：《成聖捷徑》，70 頁。

「虔誠生活的實踐，應該因人而異：紳士不同於工人，童僕有異於王子，而夫婦亦有別於子女；不僅如此，在實踐虔誠生活上，每人的力量、事務、職位等，也應該特別注意。斐樂德，我且試問你，難道當主教的，可望享受加陶千修士的清靜嗎？結了婚的，豈能毫無積蓄，好像那些加布遣會士一樣呢？廠裏的工人，怎能終日流連教堂，度一種修會生活呢？」⁵¹

《成聖捷徑》一書，是他與方濟尚德（Jean Frances de Chantal, 1572~1641）之間發展靈性友誼的成果。方濟第一次見到她，是在1604年3月5日一次四旬期講道之後⁵²。這兩位靈性朋友間的友誼，在1604~1610年間，使聖母往見修女會逐漸形成。1610年6月6日，聖母往見修女會正式成立。從方濟對預備生的教導中，我們能看到聖母往見修女會的精神：

「預備生必須瞭解，修會是一所捨棄自我、克制感官、棄絕自我意志的學校；換言之，是一座加爾瓦略山，在那裡，在精神上，與貞潔的淨配耶穌基督一起被釘。」⁵³

聖方濟每週兩次或三次拜訪他精神上的女兒，每次必向她們講道。然而，自聖母往見會創立之始，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尤其是來自里昂總主教兼法國教會總監 denis-Simon de Marquemont 的指責），因為修女可以出外服務窮人、可以回家解決自己家庭的問題、

⁵¹ Philothea I, 3: 《成聖捷徑》，26~27 頁。

⁵² Lajeunie, *Saint Francis de Sales*, II, pp. 276~280, 329~332, 338~339.

⁵³ 同上，II，282~296 頁。

不發隆重聖願，只發「貞潔、貧窮和服從」三簡願⁵⁴，加上隆重的宣示。爲要滿足里昂總主教的要求，方濟同意按照特利騰大公會議爲女隱修院訂定的法規，將聖母往見會制訂爲「一個保持修院禁地，宣發簡單聖願的修會」⁵⁵。這種妥協，使聖母往見會在法國迅速發展⁵⁶。從聖母往見會改變外在形式的事件可見，雖然方濟很有原則，但他也不堅持自己的意見與決定。

聖方濟 1609~1616 年撰寫 *Theotimus* (《愛主真諦》)，其靈感都來自他的神秘經驗。1610 年 5 月 28 日，他在給尚德會母的信上寫道：「是的，我說的都是真心話，我不敢相信我以前能像現在這樣做，我已尋獲一處不斷湧出大量活水的泉源。啊，那一定是天主的工作」(XIV, 313)。1611 年 12 月 7 日，他寫道：「天主，我們的信仰之美……如此美麗，我將因愛而死」(XV, 125)⁵⁷。誠如他在序言裡告訴我們的，撰寫那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他必須持續地爲往見會的年輕修女，及由社會上隱退的寡婦講道：她們的團體是由院長姆姆以愛心照顧的⁵⁸。因此我們可說：在撰寫《愛主真諦》這本書之前，愛德已在生活中實踐了：這愛格外可在方濟沙雷與方濟尚德二人心中找到⁵⁹。

《愛主真諦》的出版，留給人深刻的印象：

⁵⁴ 同上，II，319 頁。

⁵⁵ 同上，II，313~325 頁。

⁵⁶ 同上，II，327~328、462~473 頁。

⁵⁷ 同上，II，343~344 頁。

⁵⁸ *Theotimus*，序：《愛主真諦》，14~15 頁。

⁵⁹ Lajeunie, *Saint Francis de Sales*, II, p. 346.

「藉著方濟沙雷六年內六次到各地宣講，他的思想傳遍法國，這是方濟沙雷使徒工作的新方向。該書出版並未引起洛陽紙貴的現象，然而其『有限』的成功，則足以加深方濟在靈修及文化上對人的影響。人們都希望與這位最溫和的男士，以及被文生德保（Vincent de Paul）稱爲一部活福音的偉大聖師談話，和聽他講道。⁶⁰」

當方濟以宣講完成自己的使命時，他成爲「巴黎的使徒」。1618年底，兩位偉大的使徒在此相遇，並成爲莫逆之交：一位是五十一歲聖善的貴族—方濟沙雷，另一位是卅八歲聖善的鄉下人—文生德保（1580~1660）。日後，文生論及方濟時說道：「令人羨慕的是，我覺得在他身上看到天主子生活在人世間最佳的代表」⁶¹。1619年，方濟將巴黎第一座往見會修院的靈修輔導任務，委託給文生。方濟在巴黎也結識了 Pierre de Berulle，彼此成爲好友⁶²。

1620年10月，方濟返回沙瓦，繼續他的牧靈工作及「沈重的主教職責」⁶³。由於多年健康不佳，1621年1月21日方濟得到准許，邀請其兄弟（Chalcedonia 領函主教）擔任他的助理主教。由於這位兄弟分擔了部分牧靈工作，使他能開始計畫新的編輯工作，即《論兄弟之愛》（*Philadelphia*）及《簡易修德方法》（*Pratique*

⁶⁰ 同上，II，405頁。

⁶¹ 同上，II，415頁。

⁶² 同上，II，424-425, 429, 474-482頁。

⁶³ 同上，II，435-436頁。

familie des vertus)。他的目標是投身於對教會更有用的工作，甚至超過教區的行政工作。書籍能長久保存，能讓人在安靜中默想；書籍能進入家庭，幫助那些從不出來聽道的人⁶⁴。

此外，方濟還有另一個大的出版計畫：「我計畫以歷史敘述體裁，撰寫我們的信仰教條」(XX, 219~220)。為一位體力透支的人，這是一個太大的計畫，並且負擔過重，但他總表明：不要擔憂做太多，要假想自己是長壽的人，應該做更多的事；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假如我明天就要回到天主那裏去，我也不必擔憂尚有還未做完的事情⁶⁵。

(五) 方濟：病弱與垂死的天主之人

1622 年聖誕節慶典，是方濟進入天國的準備。第二天(12 月 26 日)，他講了他生命中最後一次的道理，是「最受天主之愛啟發」的一次證道。那是他的靈修見證。他突然宣布，這是他最後的道別：「親愛的女兒，我必須走，我已經到達生命的終點了：我無法再享受妳們的德行所帶給我的快樂了」。然後，有關捨棄的實踐，他向她們提出一些忠告：「除了修德和愛天主外，都可放棄」；他告訴她們成全之德便在於「無所求，無所拒」，隨時準備服從。於是 Mother de Blonay 問道：「主敎大人，您最希望我們銘記於心的是什麼？」他回答道：「我已經告訴過妳們：無所求，無所拒」。尚德修女提醒她的修女，

⁶⁴ 同上，II，442~445 頁。

⁶⁵ 同上，II，445~448 頁。

修煉成全之德，便在於此：這是他無數次以言語、以文字教導我們的⁶⁶。

「12月27日，聖若望慶日，他向往見會的告解神師 Brun 主教辦了告解，以『超乎尋常的虔誠』做了最後一台彌撒。他在去世前一晚，領受了傅油聖事。他最後的慈善事功是：立刻救濟兩名瀕臨死亡的貧窮兒童。⁶⁷」

他曾寫道：我們必須愛那些窮困中的人，如基督愛了他們一樣，不僅是要愛人如己，而且「實踐福音的成全之德」，因為我們的主「常常以他們為優先」。我們知道方濟沙雷以這種方式愛所有的人，直到他耗盡自己的氣力，為他們而死，因而我們可以真正地說：他因愛而死，就如同他所愛的方濟亞西西、如同他的救主一樣⁶⁸。在諸聖嬰孩慶節晚上八時，方濟沙雷在愛與喜悅中，安然去世⁶⁹。

二、「愛的教導」：《成聖捷徑》與《愛主真諦》

（一）「聖愛」的聖三、救恩，與聖事幅度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們看到聖方濟沙雷的教導，是以聖經、大公會議、教父（尤其是聖奧思定）及聖師（尤其是聖多瑪斯）著作為基礎的。從耶穌的母親瑪利亞開始，到各時代的聖人都在聖

⁶⁶ 同上，II, 487-488 頁。

⁶⁷ 同上，II, 488 頁。

⁶⁸ 同上，II, 403 頁。

⁶⁹ 同上，II, 489-490 頁。

方濟的教導中，佔有獨特的一席之地。聖母和眾聖人都是真正的神學家，因為「愛情是全部神學的摘要」⁷⁰。

聖方濟沙雷所談論的天主之愛，或聖愛，能使人性之愛獲得意義，並使之達到完滿。聖愛想要懾服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聖愛是指來自天主的愛，因為「天主是愛」（若壹四 8、16）。在永恆中，天主的本質便是聖父、聖子、聖神三者之間愛的通傳。在時間中，天主藉著創造及對世界的照顧，自由地與天使和人分享祂的愛，這行動的開始與終結，便是天主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瑪利亞胎中取了人性。這位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親自拯救我們，這是無法以言語表達的奇妙聖愛。聖方濟深受感動地引述復活節前夕逾越頌的一句經文：

「我們很高興地聽到聖教會在望復活守夜禮儀中唱的逾越頌：聖父！祢對我們的照顧令人驚奇；祢對我們的慈愛，無法估計，為了拯救奴婢，祢竟將愛子捨棄。……天主救人的計畫，真是深奧！啊！幸運的罪過，你竟為世人賺取了如此偉大的救主！」⁷¹

人對聖愛的回應，始於轉向天主之愛的皈依，進而能放下世間的一切事物，尤其是自我意志⁷²；最後止於完全委順於天主的旨意⁷³。由於人有回應的自由，因此亦有可能不答覆天主

⁷⁰ *Theotimus*, VIII, 1: 《愛主真諦》，264 頁。

⁷¹ *Theotimus*, II, 5: 《愛主真諦》，61 頁。

⁷² *Philothea*, I, 18-21, 22-24: 《成聖捷徑》，65-72、72-77 頁。

⁷³ *Theotimus*, IX, 1-16: 《愛主真諦》，296-332 頁。

的愛，甚至讓心中的愛漸漸消失，而唯有在聖愛中，人的愛才能找到其真理。當我們在天堂上，與我們所愛的天主聖三面面相對時，才會產生完美與永不改變的愛的結合。人對天主之愛的答覆，是藉著懺悔、信、望、愛表達出來，這些都是天主賞賜給人的恩惠。

藉著領受聖事，基督徒進入人與天主之愛的盟約：我們領受了聖洗和堅振聖事，我們都已奉獻於至高美善的天主。聖體聖事格外是聖愛的聖事，通過這聖事，信友與救主的至聖聖體親密結合。唯有罪，即是拒絕天主的旨意，能破壞天主與人之間的結合，但是和好聖事能恢復天主對人的愛。方濟把告解亭比作十字架：「當你跪在神師跟前告罪時，可以設想自己登上了加爾瓦略山，跪在耶穌的十字架下，讓祂的寶血滴落在你身上，以便洗淨你的罪污」⁷⁴。

聖方濟勉勵信友每週領聖體，甚至每日領聖體，但是要遵守以下嚴格規定，即是：無大罪、不喜愛任何小罪，並且極渴望領聖體：這一切都應遵從神師的指導而行⁷⁵。那些願意勤領聖體的人，聖方濟鼓勵他們每星期告解：

「如果可能，希望你在每週領聖體之前，都去告解一次，雖然你曾捫心自問，並未犯過什麼大罪。因為告解聖事不僅赦免你所告的小罪，也賜給你聖事的恩寵。⁷⁶」

⁷⁴ *Philothea*, I, 19 : 《成聖捷徑》，68 頁。

⁷⁵ *Philothea*, II, 20 : 《成聖捷徑》，124 頁。

⁷⁶ *Philothea*, II, 19 : 《成聖捷徑》，118 頁。

(二) 以祈禱和實際行動實踐「聖愛」

聖方濟談論對天主的愛，有兩種表現：

「我們表達對天主的愛情，主要有兩種方式。按聖伯爾納德的說法，一種是感情的，另一種是實際行動的。我們愛天主、愛天主所愛的，這是用感情的愛；我們事奉天主、做天主命令我們所做的，這是透過實際行動的愛。⁷⁷」

我們藉祈禱表達對天主的感情之愛，這愛格外表現在對救主的同情，以及讚美天主的願望。在默想耶穌苦難時，我們感受對救主同情之愛，並願意安慰祂。在行其他祈禱時，我們以感恩之情讚頌天主的美善與仁愛。我們的讚美，只是分享了耶穌和祂至聖母親對天主完美的讚頌而已。

「神秘神學」就是有關祈禱的神學。祈禱可分不同的程度：第一是默想，第二是默觀。默想與默觀的基本主題，是降生成人—死而復活的天主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將默觀與默想作比較，前者是情感多於理智，綜合重於分析，愉悅勝於勞苦。默想與默觀漸漸引入進入「神聖寧靜」中，在這第三級祈禱中，靈魂停止一切活動，坦然安息在所愛的天主之內，融化於天主，靈魂像《雅歌》所說的新娘「因愛成疾」⁷⁸。

為使默想與默觀的果實得以存留在每日生活中，聖方濟認為必須經常收斂心神，紀念天主。聖方濟格外推薦在日間多次誦念短經，以表達內心對天主的渴慕與熱情；這也是幫助我們

⁷⁷ *Theotimus*, VI, 1: 《愛主真諦》，190 頁。

⁷⁸ *Theotimus*, VI, 8~15: 《愛主真諦》，190~229 頁。

收斂心神極有效的方法。對於這兩項操練，聖方濟說道：「虔誠之功，就在於收斂心神和念短誦：這兩項善功能彌補其他祈禱之不足；可是，你若連這些善功也不作，那就無法補償了」⁷⁹。

聖愛的特點是使人出神、與主結合，即是使人脫離自己，進入神魂超拔的狀態。神魂超拔共有三種：第一種是理智的讚嘆仰慕；第二種是內心的熱情洋溢；第三種是行動中的出神⁸⁰。這最後一種出神，才是真正的與主結合，因為那是人與天主意志的結合。這種帶有愛的出神入化行爲，便是以順從的心承行天主的旨意，遵守祂的誡命，實踐福音勸諭和默感（真正的默感，表現在堅忍、平安、喜樂，及對教會神長的服從上）；格外以聖善的委順與「平心」（*holy indifference*）承行天主的旨意⁸¹。

「平心」是人心中聖愛的高峰，是預先品嚐在永恆中與天主結合時，方能嚐到的神聖之愛。發生在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天主所樂意的，因為它都來自天主，尤其是人的死亡。一個平心的靈魂，就好似一個醫術高明的醫師，要為患病的女兒開刀；女兒知道父親深愛她……父親決定有必要為她動手術。當他在女兒手臂上劃開了靜脈，鮮血立刻湧出，他心愛的女兒從不看自己的手臂，或湧出的鮮血，卻凝視著父親的臉龐。她只不時輕聲地說道：「我的父親很疼愛我，我完全是他的」⁸²。

⁷⁹ *Philothea*, II, 13 : 《成聖捷徑》，107 頁。

⁸⁰ *Theotimus*, VII, 4 : 《愛主真諦》，240~241 頁。

⁸¹ *Theotimus*, VIII, 1~14 : 《愛主真諦》，262~295 頁。

⁸² *Theotimus*, IX, 15 : 《愛主真諦》，328 頁。

在這世界上，沒有任何祈禱、工作及生活方式，能勝過這句話。

（三）「聖愛」的絕對首要性

神聖之愛是一切德行的本質。若沒有愛，毫無德行可言。愛德包含一切德行。實踐所有德行，最後是實踐愛德。愛德包括聖神七恩、聖神十二項效果，以及真福八端等。因此，愛的絕對首要性超越一切德行，它有三種必須的後果。

首先，愛決定德行的等級，其優先性是以人的生活方式為基礎：「在諸般德行之中，我們當優先選擇的，是適合我們職務的德行，而非正中下懷的德行……雖然人人當修全德，卻不能限於同一方式，每個人的身分既然不同，他所應用的修德方式，也就因此而有所變通了」⁸³。

第二種必須後果，是在與我們特殊職責無關連的德行上，我們必須選擇更優異的，而非更炫耀的⁸⁴。因此，內心的收斂，比口裏誦念許多經文重要；捨棄（不執著）的精神，比外在的貧窮重要；帶有忍耐的溫良，比獨處重要；內心的服從，比外在的守規重要……等。當方濟沙雷創立往見修女會時，便持著這種精神規劃修女的生活，即是僅要求適度的身體補贖，而強調精神上的克苦：努力死於個人的牽掛、自我意願及驕傲。

第三種必須後果，是強調「社團性德行」的重要性，即那些有助於與別人建立關係的德行，如：忍耐、謙遜、溫良等。

⁸³ *Philothea*, III, 1: 《成聖捷徑》，132 頁。

⁸⁴ 同上。

這些德行一般是用來表達對鄰人的愛。聖方濟沙雷也詳細討論這些德行，尤其是在《成聖捷徑》一書中；在《愛主真諦》中方濟表示：

「因為每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因此愛近人的神聖愛情，就是對天主的真正愛情。這愛人篇，需要另寫一書，我懇求天上最神聖的愛人，啓發最善的僕人來繕寫，因為熱愛在天大父愛情的頂峰，是在以天主的聖愛熱愛我們的弟兄同伴。⁸⁵」

爲使聖愛常保有其絕對首要性，聖方濟鼓勵我們這樣做：首先，保持渴望愛天主的熱火，放棄其他願望；其次，事事都爲愛天主而作；第三，獻給天主我們的自由意志，如同愛的全燔祭⁸⁶。

聖方濟以我們愛天主的五種動機，給《愛主真諦》作了以下的總結：第一，天主的無限美善；第二，天主上智的安排，祂創造我們、保存我們；第三，天主上智對我們超性生活的安排，祂救贖了我們；第四，天主怎樣實踐祂的救贖工程，供應我們救靈魂所需要的各種恩寵；第五，天主許諾給我們永遠的光榮，這是光榮中最大的光榮⁸⁷。隨後，他又加上第六項動機：「我們最後的結論是，吾主耶穌基督的苦難與死亡，是今世激勵我們熱愛天主最甘飴、最強有力的動機」。不僅在現世，而

⁸⁵ *Theotimus*, X, 11 : 《愛主真諦》，359 頁。

⁸⁶ *Theotimus*, XII, 1~10 : 《愛主真諦》，436~450 頁。

⁸⁷ *Theotimus*, XII, 11 : 《愛主真諦》，450~451 頁。

且也在天堂，救主的死亡是激發我們熱愛天主最強大的力量：
「加爾瓦略山是情人們的聖山」⁸⁸。

結 語

綜論聖方濟沙雷生命中的「愛的教導」，可在《論天主之愛》中有關《雅歌》的註解中，總結為下列十二點：

1. 人是三位一體的天主所造，渴望以超性之愛與三位一體的結合。為保持這種熱切渴望，靜默與感嘆的祈禱是首要和最佳的方法。
2. 渴望彼此結合，是出自人與天生的自由意志。天主自由地採取行動，人自由地回應。二者自由結合的果實，便是人心中的天主之愛。
3. 天主愛的行動的高峰，便是聖父派遣子降生在墮落的人類中，成為被釘的救主，聖神成為存在於人心中的愛。
4. 天主藉著聖言、教會聖事，特別是聖體聖事，幫助人回應祂的愛。
5. 獲得天主之愛的基本操練是默想及默觀降生、逾越，並住在祂的奧蹟內。
6. 滿全人渴望以愛與天主結合的方法是：在信德中的自我犧牲、悔改、超然、意向純正、自我剝奪、憐憫、默想、收心、發出感嘆祈禱、謙遜為他人服務、退隱、平靜的心。這些行為都包含自我犧牲，但愛，卻使這些痛苦變為喜樂

⁸⁸ *Theotimus*, XII, 13 : 《愛主真諦》，452-453 頁。

並結出豐盛果實。

7. 在人心中的天主之愛，將在永生中完全實現，因此，希望是天主之愛的主要成分。
8. 天主之愛的兩個基本向度是滿足與仁慈，它以《雅歌》的詞句，「我的愛人屬於我，我屬於他」表達了其含意。
9. 天主之愛的七個特點是：排他性的、好鬥的、憐憫的、平安的、愉悅的、神魂超拔的、結合的。
10. 天主之愛祈禱的兩種基本形式是：用心默想和愉悅默觀，最後進入「安靜祈禱」。
11. 祈禱是神秘神學的本質，而祈禱與工作是表達天主之愛的兩種基本方式，「愛是神學的摘要」，瑪利亞和聖人都是真正的神學家。
12. 積極有效遵守天主的誠命、勸言與啓發，以神聖的退隱及平靜的心面對來自天主的每件事，尤其在死亡的時刻，那時，在人心中的天主之愛達到了高峰，並預先淺嘗在永恆中與天主結合的神聖之愛。

聖方濟沙雷逝世後，其聖德成爲他教導的最佳推動者。聖方濟由教宗亞歷山大七世列爲真福（1661）及封聖（1665）。梵一大公會議之後，教宗碧岳九世，以宗座法令《給本城及世界的祝福》（*Urbi et Orbi*）和宗座書信《富於仁慈的天主》（*Dives in misericordia*）宣布他爲「教會聖師」（1877）。最後，教宗碧岳十一世在 *Rerum omnium perturbationem* 通諭中，隆重宣布他爲「所

有作家的天上主保」(1923)。

對方濟沙雷而言，人性就是帶有神秘性的：

「人性是出神入化的。從語言學的字根來看，這字的意思是脫離自己。人不是完美的，他極渴望達到完美的境界，因而人無法在自身內得到滿足，他希望走出自己、超越自己，使自己消失在另一位裡。他可以找出兩種方法：一是自我沈淪，沈迷在感官享樂中；一是面對天主，提升自我；這是兩種脫離自我的方法。⁸⁹」

「Ecstasy of action, “of works and of life”, is the crowning ecstasy....我們在寂靜主義的另一端，在愛與基督徒在世生活的頂端。因此，方濟沙雷的神秘主義是一種內在生活與行動綜合性的神秘主義；彼此成為對方的靈魂，彼此都得到愛的激勵，使他們與天主的光榮結合，因為愛不能使『情感與效率』、『默觀與行動』分隔。⁹⁰」

聖方濟沙雷的靈修，對我們今日基督徒有兩大啟發：一方面，他的生活與著作幫助我們看到每日生活中平凡事務的意義（祈禱與工作、默想與感恩祈禱、聖事生活等）；另一方面，他的生活與著作使我們能從合乎常理、平凡面及實際面，去瞭解最高的神秘事務（自我空虛、默觀、神魂超拔等）。由此看來，約四百年前，聖方濟沙雷就已響應了2001年1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基

⁸⁹ 同上，365。

⁹⁰ 同上，392~393，參閱《論天主之愛》VII, 4~6 及 Opera Omnia V,21,27~28。

督信仰第三個千年開始時的呼籲：「在最平凡的生活追求聖德……是基督徒平凡生活的高標準」（*Novo millennio incunte*, 31）。

聖方濟沙雷內容豐富的愛的教導，在幾位偉大的後代弟子身上發揚光大，尤其是兩位往見會的女弟子：聖女瑪加利大（1647~1690）⁹¹及加爾默羅聖衣會的聖女小德蘭（1573~1897），後者是在「往見會學生，稱為『小母親』的培育」下成長的⁹²。另一位弟子則是真福教宗若望廿三世⁹³。深受沙雷啓發而創立的修會團體，也活出了他的靈修精神。這些會祖也是方濟沙雷愛的教導的弟子。我們只舉出兩個例子：

「其一是位於 Visitation of Troyes 附近，由 Louis Brisson 神父（1817~1908）創立的聖方濟沙雷第三會，他也創立了聖方濟沙雷修女會。無疑的，這些修會中最著名的是由聖若望鮑思高（1815~1888）所創立的慈幼會與母佑修女會。生性暴躁的鮑思高，羨慕方濟沙雷的慈愛與溫和，被他對窮人和遭遺棄者的愛所感動，決定效法他。因而成為年輕聖 Dominique Savio 的精神之父。⁹⁴」

聖若望鮑思高，以這句格言，“Da mihi animas, cetera tolle”，繼續表達了聖方濟沙雷的精神（參：創十四 21）。

⁹¹ 聖方濟著作中及往見會傳統中有關聖心敬禮的根源，請見 Lajeunie II, 332, 334, 506~507, 565~566。

⁹² Lajeunie, II, 326, 477~478, 562.

⁹³ 同上，568~569，聖方濟沙雷是在 *Giornale dell'anima* 中最常被提到（24次）的後聖經時期的聖人。

⁹⁴ 同上，560~561。

最後，或許有人要問：在聖方濟沙雷的著作中，是否提到中國？按筆者的研究，似乎沒有。因為在方濟生活及寫作的時代，當時中國尚未向西方世界開放。僅僅在方濟去世前十二年，偉大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才成功地進入中國，弔詭的是，因他的死亡，教會方能立足於中國。然而，在《論天主之愛》第九卷中，方濟多次提到在印度和日本傳福音的方濟薩勿略，由此我們可知，他也想到中國：「這神聖的熱誠激發出許多宣講，使耶穌會士、加布千會士、其他修會會士和各種傳教士，爲了要在那些偉大的國家裡，讓人知道並朝拜耶穌的聖名，而不怕在印度、日本和中國忍受種種痛苦」。

中文版 *Philothea* 由李紹崑（Cyrus Ly, C.D.D.）神父翻譯爲中文，於 1959 年以《入德之門》之名出版，以紀念該書出版 350 年（1609）。中文版《論天主之愛》由上海教區姚景星神父譯自法文版，並於 2009 年由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出版社以《愛主真諦》書名出版。我爲這件發自愛的辛苦工作感謝天主，及那位年高九十多歲的譯者。我祈求天主，這篇文章能鼓勵讀者閱讀天主之愛聖師的著作。